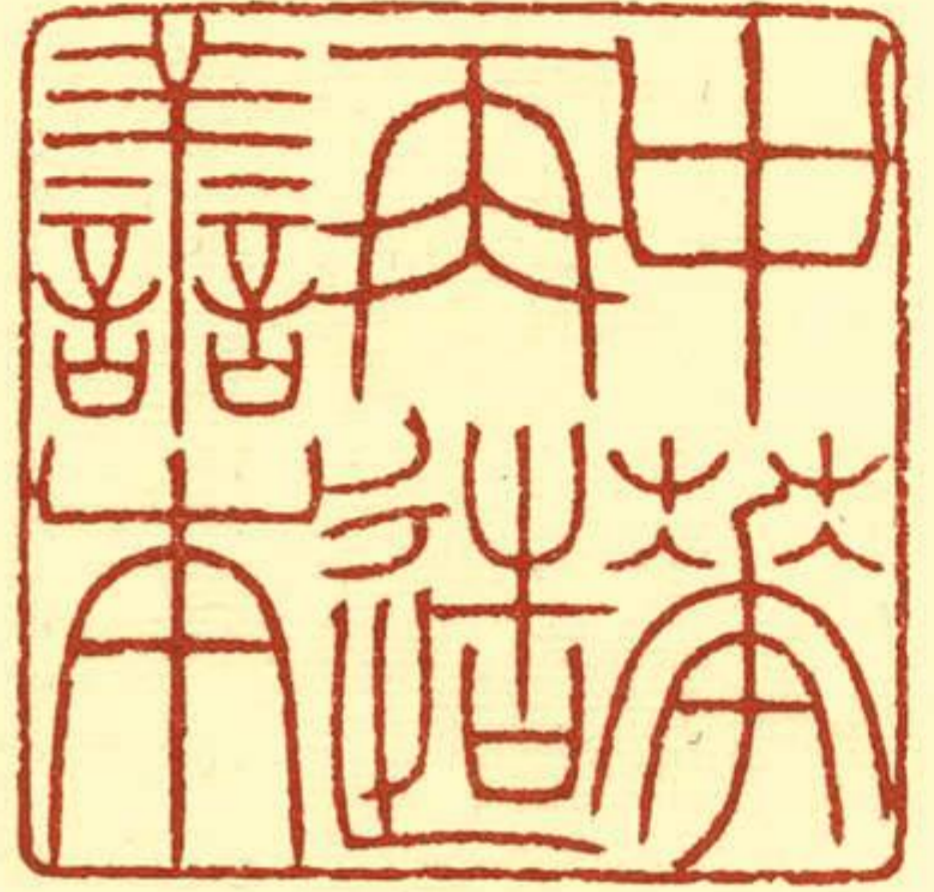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

一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慶
元三年書隱齋刻本影印原
書版框高十八·五釐米寬
十二·七釐米

這然而鮮觀徇公頗聞濫進由明黨終除其害
後懷才者必達薦士者絕私奏牘上補美惡可復
善國建極言登汰之方用資宵旰之慮好
以經副我詳延森然就列靡悼後患咸罄日書

工公共不易之道者惟諫而已矣古者致治之君

在庭中言日至揭進善之旌設敢諫之鼓太史陳

工執故以諫暨漢孝文二年始下賢良之詔開納言

路觀直切諫之士訪天時之災異問朝政之闕失國

神器五十年間上無逸德下無遺政而陛下尚慮視聽

不明高張六科躬訪時事誠日以濟民利國之策于

也巨生逢太平勿讀方策觀盛衰台亂之際未嘗不

卷間忘蹇蹇直之風未嘗不激勸而抗節今幸以區

不材進之於外庭陛下不以臣之不材外之於相府三公不

文百卅五

二

膺之所慮蓋耳目之所見謹昧死上對制策曰昔姬德

爰作建中立極經世惠民乃致頌聲以措刑辟王風

交興理貴從宜俗多變古炎漢政令十志具存有唐

備載既公華而不一亮損益而可知臣聞周監二代

在周姬曰踐祚憲章昭備詔六官以政令建五等以親賢札

法垂象魏故文武創業而臣工作頌成康致治而刑措

平王東遷皇綱解細黍離之什下列國風邇後九鼎漸

分競強吞弱吐干戈日尋合從連衡談說鋒起至有變

峻法令以任權輕忠信而重要約壞井田而立許

而擇言爵不尚賢而尚首事務於古敗亂相乘洎

公漢龍天飛蕭何約九章之法叔孫制綿絕之禮律曆

為虛郊祀周旋於壇時分郡國以王宗支制歌舞以象

我贊殿天接地故朝廷之制而十志在焉洎三國分

海水群飛禮樂無王垂數百載而唐有天命房杜

周陳其法度致太平於正觀制禮樂於開元分爵
從故職官之制六典備焉今陛下問其公華詢其
月折發於天下也臣願朝廷鑒歷代之所短舉唐漢
日損之急者寬之過者抑之不至者進之則古今之
久制策曰曲禮三千經禮三百雖難備舉聊為敷
於 紅古之事何尤揆之於古方今之法孰非當商權
獸無自執於小道臣聞先王本太一之道觀羔鴈之象制
既三千大禮三百所以教天下之恭讓開萬民之非辟聊敷
蓋有五焉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
百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
後言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稱
若窮禮樂之公華揆古今之得失則上世帝王不相公襲功
成休樂治定制禮雖從宜而立法必師古而可久國家受天成

非一百廿二

命造我區夏遠觀八世之典近取開元之制文物之盛流芬簡
但太常工師或忘其習朝廷服章未明其列珩珮之聲不聞
臣之哭軍用鑒往觀來其儀可見今陛下當天啓之資有承
當制禮樂易服色定官名發號令建中于千古之上
言代之下則泥金勒玉不足記其功德矣制策曰仲心
在乎春秋考舊史之文明將來之法授經左氏發凡亦及例
是必顯懲勸在私由是後王遵為彝訓至若朝聘祭祀之禮
其君之政君巨勳翼之蹟官師寅亮之辭或可舉而行當
精英而是取顧糟粕而罔陳臣聞周室將微諸侯
作王文爰啓發周公之凡例載魯史之行事筆削
皆懼故為列辟之勳章王道之準的漢氏有命斯文
詔諸公卿章疏必引經傳為事規矩故歷祚悠遠法
後中原多故編簡不宥有國之君不違逮此國家興
有公石本建載書之策立雝校之官陛下盱食視事之

唐小臣以其大義決六經之奧祕觀百王之明睿
上顯詳其學以為立明之傳繁富而誣且請以經義

口聞朝以修制聘以結好時會以發四方之禁間問
志表著以昭序玉帛以修贄考其道則在乎明班

威儀而可觀動必以禮不失其物且謹按春秋書
大薛侯不朝者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書時者美其正也書

水聘者刑夷狄也書人者美其始能聘也書介葛盧來而
言朝者以夷狄不能行其禮也臣聞祭以追養祀以馭神聖

以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外則盡物而獻誠內則盡心而獻
香香奉以圭璧然則祭不欲黷黷則不恭祀不欲煩煩

按春秋書春正月己卯烝者譏其數也書夏五月丁
丑烝者譏不時也書猶三望者猶者可止之辭也譏其不

知禮也臣聞刑賞者國家之二柄也馭其有罪則有刑贖廢奪
語曰啓之以刑書曰金作贖刑周禮曰奪以馭其負廢以馭其

罪懲其有功則有爵祿車服周禮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
書曰車服以庸蓋刑者所罰寡而所戒衆賞者所費小而所勸

故古者刑以秋冬象天之瘁物也賞以春夏象天之惠物也
大要在乎去茲軌茲軌不去則罰失矣罰失則濫濫

不從矣且謹按春秋相公之世經不書王者譏上下之
正計有罪也賞之大要在正禮制禮制不正則勸失矣勸失

則僭則民不服矣且謹按春秋云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書
勸者幾賞不正也臣聞古者兵也大夫有車百乘諸侯有車

天子有甲萬乘所以威夷狄刑茲軌也必先教之以禮而
後以威先王之制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者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
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於是乎兵

之王者奉之能行其禮能守其正則得其道矣且謹
平治兵者美其得禮也書作立甲者譏不止也且

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備車服必先限之以田而後取之以賦先生之制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定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私田百畝公田十畝
供車馬之賦於是乎農有常矣後之王者奉之不
失其正則得其道矣且謹按春秋書新延廐者譏不
悉農力也書初稅畝者譏不正也至若君臣勸翼之蹟官
先之辭考於左氏之傳寔繁大夫之對然非聖人筆削請
我言之夫君臣勸翼者在乎尊卑不驢上下不僭罪不妄
加與滅國繼絕世春秋之義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
有稱人以殺大夫者誅有罪也稱國以殺大夫者罪
也經有書夏滅項而不言何國滅之者為齊桓公諱也春
秋為賢者諱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明君子為之諱也夫官
師寅亮者在乎夙夜儆戒靖恭其位賢愚有序貴賤有列臣邦

文二百廿五

五

國利萬民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用貴治賤謹按經有書秋公
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郵遂及齊侯宋公盟書遂皆美其有遂事
也春秋之義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
一也制策曰六籍之存日星是喻百氏之說燭火收局惡
一也寔繁庶類斷離為朴豈無其時欲使薦紳之民並宗經
為合之土專習聖言能黜異端渴聞謹論臣聞經緯天地莫
平六籍詩書攝仁義之府禮樂立教化之表春秋五始以載
聖大易四象以觀情偽從之則為正直為聖賢叛之則為姦
孽聖賢為代而下宗為格言然而去聖逾遠諸子鋒起各因
一也希聖而扶經至漢孝成帝時已八十餘家矣爾後
一也為閉誕違叛正道禁類斯文致學者之多岐遂務
一也陛下注懷賈素將抑百家文明之朝如轉規耳然臣
一也為非義禁之則為非法不若化之以道教之以正
朝廷誥令之文貢舉詩賦之日每用諸家之語必

上之所與下必甚焉是則幅員之內庠序之間不
查而自從競調周孔之言共排揚墨之語諒不數
洋洋乎雅頌之聲可以翹足而待矣聖策曰貢舉
求爰自唐朝獨考辭賦雖云小弊破道壯夫耻為
於有司觀工拙於作者苟或捨茲衡石誠慮失之
彙俾後人用章文風丕變其用何術以副虛懷臣聞王者
備治天下必擇良能而共之故公卿大夫必選於俊又俊
取於多士四代薦賢諸侯立三適之制兩漢求士公府有
制之選得賢之盛庶以踰之魏晉以降南北離割其間制度
紀者隋室立進士之科李唐崇大其選國家龍興亦循其
一時之工焉陛下必欲革之而取茂異又何患妍否之難定哉
臣以為今之取士其甚可疑鄉舉里選之制未盡明察言觀德
之規未盡復夫鄉舉里選所以擇其行也而寄貴冒籍者有焉

文一百四十五

十

察言觀德所以擇其材也而矯厲虛譽者有焉所以薦貢之始
不能皆知其行明試之際不能盡擇其文以是爵命之間不能
無濫且願陛下先明鄉里之制次謹言德之規然後試以策論
齊非經意不得以對非常道不得以言則清濁自分才
善文風丕變又何遠乎制策曰禮有四民農居其一書有
食在其中務勸力耕亮由薄斂或輕其賦調即邦家之用
元或重彼課役即編氓之力彌困至於確酷之法關市之征
益人亦思省去復慮經費不給游惰寢多蓋欲蠲復民租
山澤野無曠土府有羨財下靡趨於末利上益豐於儲畜
也無隱焉臣聞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不足政設教惟務富庶蔽財於民取之以道府
國用充元元安而至性遂國家仁惠周普刑政簡清但
官推末罷其故何哉臣以為務農之制足食之本歷
道焉三代之際其詳闕矣姬靈而下莫盛於漢臣

漢之事言之夫漢當文景之際行田三十稅一
食其租關梁緩征筭之制民間有牛酒之賜四
入至寡而太倉之粟流行而露積京師之錢貫朽而
關者食梁肉阡陌之馬成群今國家地廣前代履畝
澤舟車之賦鹽鐵筭推之利一歲之入十倍漢初而用
能相當其故何哉豈非游手未去重職未省冗兵未
釋未敢曠土未闢珠玉未弃游手未去則趨末幸利之弊
止重職未省則稍廩供億之費未盡節冗兵未減則糧餉
之用未盡一仙釋未戢則邪偽蠹耗之源未盡蔽曠土未
耒耜未耜之利未盡獲珠玉未弃則梯航捕採之路未盡
是以商畝之民執耒而耕者無多人矣故陛下雖躬行節儉
優勞日具而制其歲用則尚有未豐議緩征筭則將行復止者
良由是矣願陛下禁游惰以沮勸之典併重職以簡易之道去
冗兵以稽閱之法抑糾釋以正直之規開曠土以優復之令弃

文選卷五

珠玉以儉素之教則官府之用充裕而山積億兆之生敦厚而
日富豐食之道又何艱哉制策曰宰字之任蒸黎所託在乎銓
乎尤所注懷亦嘗閱考績於明庭聽保任於端士暨于莅職繼
數百或邊幅因修簞簞歷歷或佩韋罕誠冠虎是侔雖國有
而民已受弊今若峻其督責必興嘆於疑貽緩彼簡書將
於疎網水火相濟琴瑟改張爾其謂何予實翹想巨聞生
印繫乎縣邑故進任宰字在乎擇人當進者進則法令明
於蓬蒿執絕請謁息不當進者進則王澤壅刑辟濫邪偽起
行故者者仕不疾進官不虛授蓋恐下民之受弊於匪人
之制也古齊盛而州縣之吏率多暴慢不求潔白之名
之戒其故非他也蓋吏道頗雜真舉未止士則累場籍
下不問其材吏則叙久次而以求遷而不問其事未嘗
命於百里君子或淹翔而後進小人或寅
唐氏流外之制盛開百司恩澤之路選調既集

食元五年自憲網詳觀其弊良不遠此况復考課
論薦之科未盡至按察之使未盡公激勸之賞未
願陛下因損百王詳觀兩漢采諸家考課之法而明其
原自官論奏之典而禁其趨附選天下公正之士出分八
平權用縣循良之吏入補金閨之籍是以黃綬之間競焉
又何有疑貽之歎疎網之虞者哉制策曰緬惟致治誠在
益恐下僚實沉英彥或以類舉或自薦陞有廉隅清白之
從加等馳幹盡端方之譽亦示峻遷然而鮮覩徇公頗聞
一若由朋黨終陷刑章言念於茲夙夜無已欲使懷材者必
主者絕私奏牘上陳美惡可復爵賞下降名實周違極言
之方用資宵旰之慮臣聞王者前旒垂纊無為而治必舉
賢用為股肱故類舉之典君子所以達已知也自薦之制英
主所以拔寒俊也皆有國之規矩求賢之軌轍然則類舉不正
則朋黨者達自薦不實則借濫者進必在乎以經義而制之謹

卷一百五十五

八

按春秋書吳子使季札來聘吳夷狄也稱子者善使賢也故
進之春秋之義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又按書云舉能其官惟
一之能而今之論薦或非經意保任之法頗重得賢之賞未行
一經以獲賢者為賢舉能者為能若舉狀謬者既黜舉狀實者
則賢能之士何以勸勸夫賢能不勸則為善者忌為善者
忌者進矣於戲自薦者權也古者帝王慮臣下妨塞賢
為之制故在陛下裁之而已若類舉者道也一日發之不
願陛下所信任者各舉所知則棟梁柱石有餘材矣然則
之六兩王者之利器賞罰而已陛下明其科條以馭薦舉
之徒其棄之請而舉者有臣先茅之賞是則懷材必達薦士
必獲其美惡而不違名實矣臣誠不佞罔知忌諱叨備
聖職竊但幸遇陛下設直言之科臣應極諫之召聖策
早發不竭愚夫賤士之愚思補聖政萬分之一惟
貴實其器鑒則昧死幸甚

卷末

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三十六

科策二

街試制策一道

東坡先生

策問

右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
不獨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
如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關政尚多和氣或蓋田
封畿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
八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
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
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叔法寬濫吏
不知懼累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

文

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暄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
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
五事之失六診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
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抃
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
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
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茲
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
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
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
二王地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豕宰制
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
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冝兼於宰相
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

遼陳奇集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
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
而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
詳後害

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
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
也方其无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
子丁寧之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
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
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无事之世者足
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
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
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棄不拔之勢
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至有一事之失

一百二十六

二

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
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
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
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
以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
不爲不讓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
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无遠陛下苟
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无不畢至矣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
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
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
不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置而不用則委靡廢
其寔安而死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
之不勤者切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

矣則其不強欲與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
夫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
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
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
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
與生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
出天下皆調誦其言語以為箴勸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
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至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
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評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
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
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
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
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
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

卷之廿六

三

惟制策有夙且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
尚多和氣或蓋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徠利入
已發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
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
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
繫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轟繫者衆愁歎者多凡
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
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
變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今

陛下區區以嚮

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
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
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
其相與問其凡百餘言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
亦百餘言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

若此令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
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
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
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
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
爭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眾不與也則引
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
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
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
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
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
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
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
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

辨子六

四

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關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
安得不盪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恥則
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
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
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
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無以相羣則不能
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
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
言之則自以為有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
遠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
塞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義不敢
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
靈武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
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

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
之病脆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云
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
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
矣其地蓋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
後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戰耕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
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
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
心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
虜內有得已而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
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
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
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

粹一五廿六

五

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
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
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
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
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甚
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迂也難
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
屬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
屬官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
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使才者常用不才者常
官用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
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
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借讓
循刑者是亦行而求前世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

賞之乎土之所肯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
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
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
罰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
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曩擊者衆
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
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
各深切在于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
口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
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覆險也何謂陽氣不
能覆險臣聞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
六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
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
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月

粹一百卅六

六

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
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各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
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
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嘘噓之氣溫然而為
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翕翕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
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翕也夏則川澤
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
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
下兵贖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
益煖之政萬事皆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
能翕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
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
新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
序變氣於經平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

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
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洽本不至於六六洽
謂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
者有五事此豈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
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
言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
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
夫祭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鼗皐鼓齊夙天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
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
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
策有京師諸夏之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
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爾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紉為
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有禁令又何憂

粹百廿六

七

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撓姦或曰不
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
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
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撓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
其為撓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通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
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
豈非有弊治矣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
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
得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
儀有術而至于興禮樂條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
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
易之以旣咎旣咎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
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
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

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
正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
女撤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
也通周公國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
雅臣聞國詩言右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
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
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
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
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
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
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
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蠹
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

卷之六

八

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
使領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索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
甫鑄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
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
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
權分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
每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
禮公曰民惠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
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
也世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
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
右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
大府天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是謂
所行以致富且足也東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

民常均是謂五均獻三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
惟也况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未復策
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
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
其事忠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明焉
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
其獨任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
下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
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退一人則人相與諱曰是出於
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幸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
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
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諛盛於內也爲此
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
兀兀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
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
行之且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